



瓦尔登湖

Walden

——[美]梭罗◎著 戈秀兰◎译——

瓦尔登湖

Walden

[美]梭罗○著 戈秀兰○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著; 戈秀兰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341 - 3

I. ①瓦… II. ①梭… ②戈…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3818 号

瓦尔登湖

著 者 (美) 梭 罗

译 者 戈秀兰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198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目 录

经济篇（一）	1
经济篇（二）	15
经济篇（三）	33
经济篇（四）	46
补充诗篇	66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68
阅读	83
声音	93
寂寞	108
访客	117
种豆	129
村子	140
湖	145
贝克农场	166
更高的规律	174
禽兽为邻	184
室内的取暖	195
昔日的居民，冬天的访客	209
冬季的禽兽	221
冬天的湖	230
春天	242
结束语	258

经济篇（一）

我在写后面那些篇页，抑或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在森林中孤单地生活着。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边，在我亲自筑起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的地方，只靠着我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了。

若不是市民们曾特别仔细地打听过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这般突然，拿私事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说我这种生活方式很怪异，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异，考虑到我那些经历，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果腹，是否感到孤独恐惧，如此等等。另一些人由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里多大的比例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领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如果我在本书中尝试对此类问题回答，务必请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加谅解。在很多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略去，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对“自我意识”而言，恰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经常很容易忽略：归根结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如果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总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狭窄，只能囿于这个主题。再者，就我来说，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朴素诚实的描述，而不仅仅是写他道听途说得来的别人的生活。这种描述就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一样，因为倘若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尤其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他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

人会去干撕开缝线穿衣服的事，因为衣服只有合体，穿起来才会舒服。

我愿意谈的，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①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各位有关的事，你们是这本书的读者，听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情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情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讲讲它的现状，讲讲是否非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生活，是否它已到了没法改变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游览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无论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所有的居民在我眼里全都是在用千百种令人惊奇的苦行赎罪。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拦地坐在四周皆火的地方，眼睛直视着太阳；或身体倒挂将头悬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转视天空，“直到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貌，这时除了液体外，别的任何食品都无法通过扭曲了的脖子输入胃中”；或者一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用自己的身体来衡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用一只脚站在柱子上——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行为，也不一定比我每天目睹的景象更加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诧。赫拉克勒斯^②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对比起来，完全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终点，但我总也见不到邻居宰杀或者捕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这样的朋友，拿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掉一个蛇头，便又长出两个蛇头。

我看到一些青年人，我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不得不去继承农庄、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因为这些东西是获得容易摆脱难。要是他们出生在广袤的草场上，让狼喂养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什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仆人？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生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 60 英

① 即夏威夷群岛。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阿玛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等。

亩地的丰收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墓地呢？他们非得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行，力所能及地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向前，推着一座 75 英尺长、40 英尺宽的谷仓往前走，还有一座从没清扫过的奥吉亚斯王的牛棚^①，100 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不必身陷于这类继承下来的累赘，也觉得不努力干活，便无以安慰和养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人可是在一个大错下面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身体，很大一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养料。就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主导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侵蚀掉，并且引来了胆怯的盗贼。这是一个愚昧的生命，生前或许不明白，到临死前，人们总会明白的。听说，杜卡利益和彼尔在制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身后去。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②

后来，罗利^③也吟诵了两句响亮的诗：

“自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实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真是太盲目地遵循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

①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有 3000 牛，牛圈 30 年都没有打扫，赫拉克勒斯引阿尔普斯河水，一天就把它冲干净了。

② 拉丁文：从此人变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

③ 英国航海家，作家，政治家。

瞧一瞧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很多的人，即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土地上的人们，也仅因为愚昧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愁，干不完的粗活，却不能收集生命的鲜果。劳累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糙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收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闲暇来使自己真正地完好无损。他没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坚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掉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什么其他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愚昧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愚昧而活下来的——他不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论他们之前，我们先要无偿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重返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可以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法如此温和地相处。

读者之间，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有人是贫穷的，觉得生活不简单，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连气也喘不上来。我毫不怀疑在这本书的读者里，有人无法为那吃进了肚的全部粮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服付出钱来，好不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看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卑贱、躲来躲去的生活啊，显而易见，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锋利了，你们时常进退两难，想要做成一笔生意来清还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所谓的 *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不就是有些钱币是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币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埋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清还，又一个明天清还，直至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断；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网开一面，用了多少方法终于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屁、投票，把自己藏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炫耀自己，摆出一副轻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样子，这才使你们的邻居相信你，同意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做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购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是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装进了一把钱币，或者装在银行的砖屋里，那里是更加安全了。不管装在

哪里，装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得稀少，为了防止患病而筹钱，反倒是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

有时候我感到奇怪，为何我们如此轻率，我差点要说，居然实行了臭名昭著的、从外国带进黑奴来的奴隶制度。有那么多严苛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奴隶主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奴隶主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主人来是最坏的。讲什么——人的神圣！看大道上的赶马人，昼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心中，有什么神圣的想法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责任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对比，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忙碌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伟大，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匐前进，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既不是伟大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类称号的人。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共舆论对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软弱无力。正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指引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救赎，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斯^①来督促呢。请再想一想，这个陆地上的妇人们，编织着装扮用的软垫，以便临死之时用，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关心，仿佛消耗时日还无损于永恒呢。

绝大多数人过着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不过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们永远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抚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觉察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伴随工作而生的，要知道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特征。

当我们使用问答教学法^②的语言来思考问题：什么才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才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似乎人们特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模式，原因是他们更喜欢这种模式而不是任何别的。但

^① 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

是，他们的确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可是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舍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模式，无论它多么古老，如不被证明便不能信赖。现在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谎话，纯属空言，可有的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飘洒在他们的田野上。老年人觉得你们办不到的事，你们做了尝试，发现自己办得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也许一度不很懂得添点燃料便可保持火种长燃不熄，新人却把一些干燥的木头放到水锅下面，他们绕着地球转，如鸟飞得那么快，真像那句话说：“有点要气死老人的意味。”年增岁长不一定就更适合充当年轻人的导师，因为所得常常不及所失。我们甚至可以质疑，最聪明的人又是否能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说实话，老年人并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他们自身的经验残缺不全，而他们的生活摆明已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对此想必心中有数，无须明言。也许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太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从前年轻了。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大约30年，还从没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东西，或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眼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亲身的体验，但对我来说并无帮助。如果说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那我肯定我的前辈导师们对此连提也没有提过。

有个农民告诉我：“你无法仅靠吃蔬菜生活，因为蔬菜不能提供任何长骨骼的东西。”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一些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讲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靠吃蔬菜长躯干的耕牛，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行，不管那一个个障碍。在某些环境里，比如对于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有些东西的确是生活必需品，同样这些东西在另一些环境里只能是奢侈品，而到了某些环境里却

变成了完全陌生、一无所知的东西。

人生的所有境界，上至高山之巅，下至低谷之底，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已为他们的先辈踏遍，而所有的东西也全都被前人所及。根据伊夫林^①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规定，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作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比例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②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怎样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而又充满快乐的人生化为乌有，这种枯燥乏味而又无聊的感觉和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衡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至今为止不论你有过怎样的失败，“别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要求你去做你迄今未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用一千次简单的试验来测试我们的生命，比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便可以阻止一些错误。我为豆子锄草松土时还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光亮。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特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系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就像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有谁能知道，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刹那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感受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清楚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历更让人惊异和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认为好的那些东西，我灵魂深处却相信大多数是坏的，如果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中规中矩了。是什么恶魔迷

① 英国著名作家。

② 希腊名医，西方医学的始祖。

住我的心窍，使我的行为这么规矩？老年人，你也许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70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耀，可我却听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守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舍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如同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多很多。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就可以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能适应我们的短处。有些人整天没完没了，忧心忡忡而又过分紧张，这差不多形同不治之症。我们生来都喜欢夸大自己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从事的还有多少呀！还有，假如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的小心！下定决心不靠信仰过活，只要能够躲开，我们成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晚上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托付给变幻莫测的运气。我们被迫生活得非常精打细算，非常真诚，崇拜我们的生活，否认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仅有的生活之道。但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就像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索的奇迹，不过那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幻想出来的东西当成他所知的东西时，我可以预测到：所有的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之上。

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所讲到的那些麻烦事和令人担忧的事情中，大多数是些什么？有多少我们要为之操心，抑或至少应小心留意？尽管我们身处物质文明世界之中，可是过一过原始边远地区的生活一定会有益处，哪怕仅仅是为了了解什么是生活的一般必需品，了解人类曾采用过一些怎样的办法去获取它们；或者甚至翻阅一下商人们过往的流水账，看看人们在杂货店里最常买些什么，储藏些什么货物，换句话说，最大宗的杂货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演变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影响微小，就如我们的骨骼很可能和祖先的骨骼没有什么区别。

“生活必需品”这几个字，我指的是一个人靠他自己的努力所得到

的一些东西，它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或在长期的使用中变得对人类的生活异常重要，以至于几乎没人会尝试不用它们来过日子（不论是由于野蛮、贫困，还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具备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在美洲的草原野牛看来，生活必需品就是几英寸厚的肥沃草地，加上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找寻森林和山岳做掩护。没有任何一种野兽需要食物和掩蔽地以外的东西。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准确地分为下列数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在获取这些必需品之前，我们是无法自由地思考人生的真实问题以及成功的前景的。

人类已经制造出来的不仅有房屋，还有衣服和熟食；并且很可能是由于偶然发现火能生温，以及随后对火的使用（起初当成奢侈品），这才使得如今烤火取暖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注意到猫狗获得了一样的第二天性。依靠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便理所当然地留住体内的温度；但假若衣着和住所的温度过高，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换言之，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这不就相当于烧烤开始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①的居民时说，当他那些穿得暖和又坐在火旁的随行人员还远没感觉太热的时候，这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待的地方比较远，却让他惊奇地看到，他们竟“在这样的烘烤之下汗流浹背了”。所以，据说，新荷兰人裸着身体泰然行走，但是欧洲人穿着衣服却还在打冷战发抖呢。是否就没法把这些野蛮人的强壮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呢？按照李比希^②的意见，人的身体是一个火炉，而食物则是保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时我们多吃，天热则少吃。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地内燃造成的，假如内燃过旺，便出现疾病与死亡；相反，由于燃料不足，或因通风不良，火便熄灭了。当然，生命的体温不应与火混为一谈；类比就到此结束吧。从上面列举的来看，“动物的生命”差不多就

① 南美洲南端的群岛。

② 德国化学家。

成为“动物的体温”的同义词了，由于食物可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火焰不熄的燃料——而一般常说的燃料只是用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住所与衣着也只供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所以，对我们的身躯来讲，最重要的是保持温度，是保持体内的生命恒温。我们耗费很大力气去求得的不只是食物、衣着和住所，还有床铺。床铺也相当于我们的睡衣，我们是靠抢夺鸟巢和鸟胸上的羽毛来建造这个住所中的住所，好比鼯鼠在地洞的一端营造它用树叶和草做成的铺。穷人总惯于诉苦，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多数苦恼直接归咎于冰冷，身体上的冰冷，同时也是社会上的冰冷。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天使人有可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这时的燃料除了用来煮熟人的“食物”之外，就没有别的需要了，太阳就是人的火。太阳的光线能够充分地烤熟许多果实，一般说来食物更加多种多样，也更易得到，至于衣服和住处则是全不必要或半不必要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目前，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独轮车等少数工具就可以了；对于勤奋好学的人，则还有灯光、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类东西的重要性仅次于必需品，只用很少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但是，其他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到那些野蛮而又不卫生的地方去，全身心投入生意中去，一去就十年二十年，目的是谋生。换句话说，希望能换来舒舒适适的温暖的生活，可最后还是死在新英格兰。那些过着奢侈生活的富人就不仅仅是保持舒适的温暖，他们要的是非常不自然的热，正如前文所说，他们是被烧烤着，烤得很是时髦。

很多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使生活过得舒服的东西，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确实确实有碍于人类的进步。说到奢侈舒适，大智者往往比贫困者俭朴得多。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种人，不管身外的财富多么匮乏，内在精神生活永远丰富无比。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可我们所知道的居然已这么丰富，这真是了不起的事。

离现在更近的一些改革家和各族的恩人也是这样。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优越地位上，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有见识的观察者。奢侈生活会结出奢侈的果实，不论是在农业或商业方面，还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哲学教授而无哲学家。可是，教授哲学也令人羡慕，因为过着哲人的生活一度让人神往。做一名哲学家不但要有敏锐的思想，甚至不但要建立一个学派，他还要热爱智慧，从而依照智慧的指示去生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不但要在理论上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而且还要在实践中解决。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往往是朝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成功。他们循规蹈矩，但求把生活应付过去，实际上和父辈的所作所为一样，因此他们也绝不是人类更高贵的祖先。可是人类到底是如何退化的？是什么使得各个家族没落衰亡？那种造成国家萎靡不振和崩溃毁灭的奢侈，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我们能否确定在自己的生活里并非如此？哲学家甚至在其生活的外表上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衣食、住所及取暖，都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同。一个人如果不用比别人更优越的方法去保持他的生命之热，就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如果有一个人用我描绘过的那些方式来求得温暖的生活，那他接下去还需要什么？肯定不是更多同样的温暖，比如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宽敞更奢华的房子，更漂亮更多样的衣服，更多久燃不灭和更炽热的火炉，等等。一旦他得到了那些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便会选择别的东西而不再去寻求同样的多余物了，现在他可以大胆地冲出谨小慎微的生活，不必再干那种卑微的苦活，他的假期开始了。看来种子习惯这种土壤，因为种子已经把它胚根向地下深扎了，所以现在它也可以满怀信心把它的嫩枝往上面伸展。可为什么人牢牢地在土地上扎下了根，却无法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那些更高贵的植物，是依据其远离土地、在空气和阳光里最终结成的果实来衡量的，它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也许蔬菜是两年生的植物。但只被栽培到生好了根茎时为止，

同时为了让根茎长大，上面的枝叶时常被人剪掉，使大部分人在开花时节辨别不出它们。

我不想给那些具有坚强勇敢性格的人制定规章，因为不论他们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会把自己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同时营造起房屋来可能比最富裕的人更奢华，也更挥金如土，他们更不会使自己穷困潦倒，不清楚自己在如何生活——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像前面描述的那种人，我也不想给另一些人制定规章，他们正好就是从当前的真情实况中获得鼓舞和灵感，并像情侣那样情投意合，珍惜着此情此景——在某些时候，我把自己也列入其中，我这番话不是对那些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那些人都懂得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重点是对那些心怀不满，对自己艰苦的命运或时世空发牢骚的人说的，因为实际上他们对那些境况是能够加以改变和解决的。有这么一种人，发起牢骚来慷慨激昂，没完没了，据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在完成自己的义务的。我还想到那看起来好像很富裕，其实是一切人中最贫乏的一种人，他们积累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利用或摆脱，后果是金脚镣、银脚镣，自己炼出来自己戴。

假如我想把过去若干年中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说出来，可能会让那些略知我生命中这段历史真相的读者感到惊异，也一定会让那些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为之惊讶。因此我只略谈几件一直挂在心头的事就好了。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天气、任何时辰，我都希望抓住关键时刻，并且在我的账上做记号记下这个时刻；我希望站在过去和将来这二者的汇合点，也就是现在这一时刻，准备起跑。希望你们对许多晦涩难懂之处给予原谅，因为在我这个行业，秘密要比别的行业多得多，这并不意味着我故意要保守秘密，而是因为这个行业有它特有的性质。我倒乐意把所有知道的事和盘托出，永远不在自己的门口贴上“不准入内”的字样。

我至今仍在寻找很久以前我丢失的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我曾对许多旅行者谈起过它们，描绘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会回应什么样的呼唤。我遇见过一两个曾经听到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的人，甚至还有人见到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也急于要找到它们，就像是自己丢失的一样。

不只是期望看日出和黎明的到来，如果可以，还要看自然本身！夏天和冬季，有很多个早晨，在任何一个邻居忙着完成他的事务之前，我早已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了！毋庸置疑，我的许多同乡都见到过办完事回来的我，那些黎明时启程到波士顿去的农民，或者启程去干活的伐木工人，都曾碰到过我。确实，我从没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出过什么力，可是，不容置疑的是，太阳升起时你正好在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个秋日，唉，还有冬日，我是在城外度过的，我试听着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一经听到立即传送。我把所有资本全投在那里，我迎着这类消息奔跑，几乎喘不过来气。如果这种消息与两个政党有关系，毋庸置疑，它一定会变成最新的消息刊登在报上。其他时候，我多在悬崖或树顶的瞭望台上守望，电告任何一个新到来客的消息；或黄昏时分在山顶等着天黑下来，好抓到点什么，虽然我不曾抓到许多东西，并且这些东西像天赐的食品那样，阳光一照便不见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在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社担任记者，这家报社的编辑从不觉得我的大量稿件可以用来刊登，因此，就像作者们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我费尽了力气得来的只是一番辛劳。不过，既然如此，我的辛劳也就是其本身的报酬。

很久以来，我是一个自我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察员，并忠实地履行我的责任；我还自任检查员，倘若不检查公路，我便检查林间小道和所有近路，以保证道路畅通，深谷上面的桥梁一年四季都可通行，同时还有大众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照顾过镇上的野兽，这些越过篱笆的野兽总是要给忠实的牧